

徐鹏堂
编著

苏共丧失 执政能力原因 名家访谈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共丧失执政能力原因名家访谈 / 徐鹏堂著. —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 10
ISBN 7 - 202 - 04399 - 8

I. 苏... II. 徐... III. 苏联共产党—党史—研究
IV. D35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1378 号

书 名	苏共丧失执政能力原因名家访谈
编 著	徐鹏堂
责任编辑	李世琦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曹玉萍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22 000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 7 - 202 - 04399 - 8/K · 839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内外学者这些年发表了许多文章，出现了不少专著，观点不尽一致，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历史就是历史，苏共的垮台，苏联的解体已经是历史事实。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开始也是学习苏联的体制进行建设的。应该承认，戈尔巴乔夫 1985 年就任苏共总书记时，面临的国内问题同我们当时面临的问题在许多方面是一样的，都要进行改革，但改革的结果却截然相反，中国走上了振兴之路，而苏共垮台，导致苏联解体。对我们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苏共执政失败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共产党本身长期坚持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残酷的思想文化斗争，执行错误的民族政策，多次丧失改革的机会，逐步脱离群众，最终丧失了执政的基础。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位年轻学者徐鹏堂同志，邀请国内著名学者围绕苏共执政的失误和教训所作的访谈。这是研究苏联解体问题一个全新

的角度，实际上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这些访谈中涉及到了苏共作为一个执政党活动的各个方面，对苏共坚守的那些僵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政党政治建设、民族政策、反外来压力等问题进行历史的分析，并提出了应该汲取的教训。周尚文、郝宇青两位教授还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角度对苏共的执政实践做了分析，这也是国内近两年才进行研究的新问题。当然其中也包含有编著者本人徐鹏堂同志的许多真知灼见。当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党内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重要时刻，这本书的问世可以帮助我们的同志把苏共的失败当作一面镜子。这就是本书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陈鹤同志对国内关于苏共失败原因的研究成果作了一个全面的综述，有助于读者了解国内对有关问题研究的情况和主要论点。当然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从最初缘于情感和主观地认为苏共的失败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与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到能够比较客观地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探讨其原因，及至目前已经触及到政党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深层次研究，应该说是个不小的进步。”但是仍有一些学者从马列主义的本本出发，以对苏联解体，对斯大林模式，还在纠缠什么是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什么是体制，强调什么对斯大林模式要三七开，四六开，认为恰恰是全部否定斯大林模式，成为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根本原因，苏联演变主要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推行了一条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背弃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一切归咎于戈尔巴乔夫这个“叛徒”。其实任何人都不能也没有人全盘否定苏联70多年所取得的

辉煌成就，包括实现工业化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但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恰恰是，苏联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1700万党员的执政党共产党，为什么顷刻土崩瓦解？当戈尔巴乔夫作为党的总书记宣布党自动停止活动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支部、党委书记带领党员群起反对？难道这不正是说明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已病入膏肓了吗？如果我们还为斯大林模式辩解，那就无法解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还有人说，“应该历史地分析，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制度、方针、政策放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中进行评价，切忌从现在的、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出发来评价历史事件。”这当然是对的，但不能以此为苏共不思改革作辩解。苏共的问题恰恰是由于缺乏思想理论的创新没有根据当时的条件，根据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改革僵化的体制，而造成积重难返。有的学者引用苏联解体俄罗斯10年动乱发生的灾难，俄国人对苏联解体表示惋惜，强调苏联解体后10年“阶段性总结”已经表明，苏联解体给俄国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这都是事实，但是这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两回事。至于俄国人如何对待这段历史，可能要由下一代人去冷静分析和总结，我们不必说三道四。普京总统说过一句话，苏联解体是一个悲剧，谁对此不表示惋惜，那是没有良心，谁要想再回到苏联，那是没有头脑。这个说法可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俄罗斯人民的心声。

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新生事物，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宁只是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为社会主义勾画了大的轮廓，至于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后人去创造。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马克思

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发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倡导理论创新，求真务实，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用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使我们感到痛心，但是苏共的教训，也是一笔重要财富，应该汲取，为我所用，使我们的党永远保持先进性。

李凤林*

2005年6月于北京

*李凤林：中国原驻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大使，副部级。现任外交部特邀研究员、外交部外语专家、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目 录

序	李凤林 (1)
1. 政党政治危机与苏共垮台	
——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	(1)
2. 追本溯源看苏共在民主集中制方面建设的失误	
——访中央编译局世界所郑异凡研究员	(29)
3. 先进文化代表地位的丧失与苏共垮台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龙闪研究员	(55)
4. 谁是搞垮苏共的罪魁祸首	
——访著名经济学家、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	
町教授	(77)
5. 腐败——苏共难以跨越的陷阱	
——访中央编译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	
季正矩主编	(106)
6. 追本溯源看苏共党内个人集权制的危害	
——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洪肇龙教授 ...	(128)

7. 僵化的政治体制对苏共垮台具有决定意义
——访北京大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黄宗良
教授…………… (153)
8. 经济体制模式的长期僵化使苏共失去先进生产力
代表地位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陆
南泉研究员 …………… (176)
9. 苏共在政党政治建设方面的失误
——访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 …………… (199)
10. 民族问题给苏共垮台的致命一击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常庆研究员 …………… (219)
11. 苏共执政合法性资源是如何丧失并导致垮台的
——访华东师范大学周尚文教授、郝宇青博士 … (239)
12. 如何应对外部压力并作出反应
——对苏共垮台经验教训的一种思考 … 李向前 (268)
13. 国内苏共失败原因研究综述 …………… 陈鹤 (288)
- 后 记 …………… (322)

政党政治危机与苏共垮台

——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

徐鹏堂：您是国内最早提出“政党现代化”论题的学者，随着不断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越来越多的官员、学者转向研究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丧失执政能力，甚至丧失政权的教训，研究执政规律，以及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问题，这不能不显示出您看问题具有相当的前瞻性。您当初提出这一论题是否主要基于对苏共垮台的思考？

王长江：从政党发生发展规律的高度去把握、研究苏共失败的原因，是一个比较好的角度。什么是政党？政党应当是干什么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以为解决了。然而实际上，正是这个基本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无一例外地都没有搞清楚，或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总以为，政党是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是这些阶级、阶层或集团取得和巩固政权的工具——这已是把握了政党最本质的东西。还能有什么比这更深刻的内容吗？孰不

知，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忽略了作为政党所共有的性质。无视这些性质，就等于无视政党活动和发展的共同规律，就不可避免地要因违背规律而受到惩罚。从这个角度说，苏共的失败首先不是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失败。苏共的失败，首先是它作为一个政党的失败。政党作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政治现象，有它特定的地位、任务、功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有自己的地位、任务和功能。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连一般政党的位置都没有摆正确，连一般政党的任务都担负得不好，连一般政党应有的功能都不具备，要做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很难的。苏共首先不是违背了共产党活动的规律，而是违背了一般政党活动的规律。作为一个政党，它有自己的目标，而且就其目标本身来说是崇高的。但是，它的运作却缺乏科学性。它没有在政党该在那个位置上，没有起到政党应起的作用。需要它的地方，它不愿驻足，结果使政府与人民之间缺乏联系，出现桥梁真空；不应当由它抓的权力，它却贪婪地抓住不放，结果为国家机器所同化，变成了国家机器的奴婢和附庸。

徐鹏堂：刚才您说过，苏共首先不是违背了共产党活动的规律，而是违背了一般政党活动的规律。要研究清楚苏共的情况，就得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来看看作为政党的苏共是怎样建设的。如果要追本溯源的话，应该从列宁开始。那么，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前后，列宁对于（执）政党建设有哪些思想？

王长江：对于执政前的布尔什维克党，列宁的建党思想是十分明确的。针对俄国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诸国的国情，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基本原理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并根据这一学说，建立了在组织机制、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等方面都完全有别于其他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党。这个政党的组织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具有“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列宁指出，集中制思想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惟一原则性思想，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是“《火星报》力求奠定的作为建党基础的基本思想”。列宁明确解释了当时党内实行集中制的极端必要性：“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革命工作，无论在多大范围内搞选举制和分散制，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并且简直是有害的。”当然，这种集中制不是卢森堡所指责的“官僚集中制”，而是民主集中制。列宁在给卢森堡的信中阐明了这一点。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布尔什维克由领导革命暴动的党变成了执政党，党的建设面临着迥然不同于过去的环境。党无疑应当适应这种转变，来探索党的建设的新思路。对于党的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列宁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他指出，现在全党的任务是学习如何管理国家，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基础。据此，列宁对执政党建设作了积极的探索，并且在探索中逐渐阐明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所应遵循的一些重要原则。

由于许多文章和著作都对列宁的这些思想有很好的提炼，此处不再作详细的概括。这些原则主要有：加强党的领导，由党来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一党专政”，同时要党政分开，党领导苏维埃，但不是代替它；执政党要把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根本任务”、“最主要任

务”；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反对派别；充分发展党内民主，保障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加强党内监督和党对国家机
关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经常纯洁党的
队伍，不断提高党员素质等等。



■戈尔巴乔夫游览长城

列宁的探索是十分有意义的，展现了布尔什维克朝气蓬勃、充满生命力的一面。也应看到，历史假以列宁的时日太短，许多重要原则甚至连实践的条件也不具备，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因而他的探索是初步的，是不全面、不充分的。这里面最突出的是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党究竟应当如何领导国家？列宁虽然明确指出既要加强党的领导，又要党政分开，但在实践上具体如何把握其关系，列宁也不是十分清楚的。在一系列文章、著作中我

们看到，他有时说党来领导、苏维埃来管理，有时又说党的任务是管理国家；有时说党只进行“总的领导”，有时又说党和国家的上层机关不能不融合在一起。列宁经常提到，苏维埃是进行管理的机关，但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他却明确强调，“管理国家”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的中心的任务”。这表明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是不很确定的，还在探索之中。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则是，由于没有正确的规则作指导，已经开始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

第二，如何发展党内民主？列宁本人是遵循党内民主的典范，而且十分看重民主对于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在列宁在世的大部分时间里，充分实施民主的条件是不具备的，而且往往由于极其复杂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还不得不对党内民主有所限制。列宁曾多次提到“形式上的民主和对革命的适宜性”问题，认为抛开实际去追求民主，就会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正因为如此，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内民主的一系列设想，例如党的机关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党内经常开展有关全党一切重要问题的讨论，使党的领导机关召开公开会议制度化等等，在实践中都没有得到落实。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如列宁所说，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而在某些方面，作为地下党活动显著特征的极端集中制比以前更有所加强。列宁强调：“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

责。”列宁在党的建设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

例如：给中央委员会以特殊权力，使中央委员会有权以2/3多数从委员会中开除中央委员。在为1921年3月党的十大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列宁把这一建议写进了第7条。列宁当时这样做是有特定背景的：他已经觉察到了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希望这一条款能够在危急时刻防止党的分裂。但是，从理论上说，既然中央委员会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那么显然只有党的代表大会才有撤换中央委员的权力。所以，这一条款并不符合党内民主原则。列宁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在解释这一条款时强调：“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在可能因意见分歧的一方引起分裂的时候”，“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破例使用”。为防止滥用，列宁建议不公布这一条款，“我们建议不公布第7条，是希望不用这一条”。

又如：广泛采用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直接委派和任命党和国家各级干部的制度。布尔什维克是通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取得政权的。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党员人数少、地方各级党组织不健全，是该党执政初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巩固政权，委任制就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从列宁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一思想。他指出：“目前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挑选人才。”“全部情况的关键不在于政治……而要挑选所需的人才，检查实际执行情况。”在他看来，“把组织问题同政治分开是不行的”。在

1923年俄共（布）十二大上，斯大林在代表中央做组织报告时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应当表现在把能够理解我们的指示并且能够忠实地执行指示的人安置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因此，登记分配局即中央委员会的那个负责登记我们下层和上层主要工作人员并分配他们工作的机关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的任命范围不应只限于党的委员会，“必须毫无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门和党赖以掌握我们的经济机关并实现自己的领导的全体工业指挥人员”。这里表达的显然是全党的普遍共识，而不只是斯大林个人的想法。列宁后来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了这种“在特殊情况下”才“必要”的任命制的弊端，多次提出要以自下而上的选举制来代替它。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作为那个特殊时期的产物，构成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内容是比较复杂的。它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当时正确、同时对当今马克思主义政党也适用的执政党建设基本原则；其二，当时适用、但进入建设时期后不应继续沿用的临时性措施；其三，比较正确、但当时由于客观条件所限而未能付诸实施的思想；其四，当时就不很清楚或存在片面性的认识。只有紧密结合当时的具体实际，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这些思想的内涵。

通过对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特点的探讨，大体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作为比较全面地阐述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第一人，列宁的思想有强烈的开放性、探索性，他的大量极有价值的论述，尤其是他的探索和求实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一笔宝贵遗产。

第二，由于时代的局限，列宁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尚未形

成完整的体系，不同内容之间并非总是存在有机的、合乎逻辑的联系；相反，应当看到，有的内容之间暗含着矛盾，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and 解决。

第三，列宁的执政党建设思想虽然颇具创新，但总的说来没有摆脱领导革命暴动时期那种高度集权的极端集中制模式，一些重要的、对这一模式有改革意义的思想没有得到实际运用的机会；集中制的加强是当时党的建设实践的主趋势。

总之，列宁根据党的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来探索与执政党的地位相适应的党的建设道路，意图是明确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时间仓促、条件所限，布尔什维克党未能实现从领导革命的政党向领导建设的政党的转变，党的建设未能形成与党的地位、目标、任务相适应的模式。这种状况，加上把“战斗命令制”运用于建设时期的弊端已经开始显露，预示着布尔什维克党在党的建设方面仍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探索任务。

徐鹏堂：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斯蒂芬·F·科恩曾说过：“只要告诉我你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关系 的解释，我就能说出你对其间的全部重大事件的看法。”这话所传递出的是列宁与斯大林的传承关系。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开始了长达30年的执政时期，并且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对苏联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执政党建设方面，斯大林是怎样继承列宁政党思想的？他本人对执政党建设作出了怎样的探索，又有哪些思想？

王长江：如何看待列宁与斯大林的执政党建设思想之间的联系，是总结苏共失败的历史教训必须弄清的一个十分关

键的问题。这是因为，要回答有关苏共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苏共为什么会走上瓦解的道路，怎样评价各个阶段的苏共党的建设实践，怎样分析苏共对党进行“根本革新”的得失，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等等，实际上都首先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由于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整体评价，并且实际决定了后来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方向，因此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正本清源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刚才谈到的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一些基本特点，客观上向后来的苏共领导者们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应当继承列宁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他的思想的精髓，沿着他已经指明的方向走下去；另一方面，对执政党建设模式的艰巨探索，光凭全盘继承和严格遵循列宁已有的结论是难以胜任的。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党在落后国家执政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继续寻找尚未找到的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相适应的执政党建设新路子。这是历史摆在苏共面前的任务。这一任务后来实现得如何，是我们对斯大林的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作出实事求是评价的基本标准。

和列宁的执政党建设思想所具有的复杂性一样，斯大林对列宁思想的继承也包含着极其复杂的情况。概括起来，它体现为两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方面：

1. 对列宁的党的建设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概括。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与党内反对派的斗争日趋激化，几乎在所有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上都出现了分歧。为了从理论上击败反对派，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斯大林在这一